

《快點兒》

世上那最長而又最短，平凡而又珍貴的時間隨着河水緩慢又匆忙地向前流着。快點兒……快點兒……從小到大我們的大腦就被導入與時間賽跑觀念的程式，這個程式同樣也影響着我的成長。

自我有記憶以來，外公便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位老師。他教會了我分配時間也教會了我珍惜時間。

在我的童年時代，我與普通孩子一樣喜歡看卡通片，總能為了看卡通片，而懶惰不學習。印象深刻的一次，我因不願學習，而被媽媽打手掌，一下子，哭聲傳遍整屋。外公被我的哭聲吸引來，把可憐兮兮的我摟進懷裏，一邊為我擦拭眼淚一邊苦口婆心地教導我要用心學習，我們於是約定只要完成學習上的事情，便一起看十分鐘卡通片。從那次起，每次學習時，我都會督促自己快點兒再快點兒完成，這樣就能快點兒再快點兒去看卡通片。沙發的最邊位是外公的專屬位置，而每次完成學習後，我都會火急火燎地跑到沙發上，貼着外公坐，搖擺騰空於地面的雙腳，急不及待地等待外公為我打開卡通片。外公總是能為了我而關掉自己喜愛的電視節目，陪伴我度過那珍貴的卡通片時光。

隨著上小學，我與父母搬到香港住，自然而然回去見外公的次數逐漸變少，看動畫片的次數也逐漸變少。每次媽媽輔導我功課時都埋怨著我何時能快點兒長大讓她不再操心我的學習。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歷程，在他們的教導下我總是快人一步成長，「快點兒」就這樣令我進步。

在疫情嚴重的那年，正是外公病重時。

「我們終於能回去見外公了！」媽媽激動而哽咽地說。原本趴着上網課的我一下子坐直了身子，眼中透著不可思議，對能回去的事既驚訝又歡喜。這時，電腦中傳來一把聲音：「最快交功課的同學有獎品」，這把聲音將我的心拉進電腦中，讓好勝心強的我與功課打上解不開的死結。「我要做功課，我不去。」我直接了當地說。我就這樣為了快點兒完成功課而拒絕了那十分難得能回去見外公的機會。虛榮心總是在人們心中如此穩固，令人們都希望受人羨慕。說是為了得到獎品，但其實只是純粹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那時的我又怎會知我會因為快點兒完成功課得到那使人虛榮的獎品而喪失唯一一次能見外公的機會。

一年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外公的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差。自從那次後我們已沒有了回去探望外公的機會，只留下舅舅照顧反覆入院的外公。每當媽媽手機收到舅舅那一陣陣的訊息鈴聲時，我的心就會跟着那鈴聲一陣一陣地大力跳動。那鈴聲彷彿在時

刻提醒我，外公已日薄西山，令我感到無比恐慌。也許是對外公離世的恐懼，又也許是為外公的離世做心理準備。每當媽媽按下舅父發來的語音時，我都會憋着氣並撇開視線。但即使我憋氣憋到面紅耳赤，又即使我眼睛如何緊緊地閉合着，舅舅那低沉而沉重的聲音還是會傳入我耳裡。而當舅父向我們報平安時，我那因緊閉雙眼而皺緊的眉頭便會鬆開，令我鬆了一口氣。此刻的我是多麼希望能快點兒再快點兒回到外公身邊，哪怕只有一面，我也多麼希望能打破疫情的限制飛奔到你身邊，陪你度過最後的時光。

我總是希望時間能過得快點兒，就能快點兒結束疫情回到外公身邊。但我又希望時間能過得慢點兒，這樣外公就能慢點兒離開，擁有多些時間留在世間上。

「叮—」，媽媽的手機又傳來舅舅的語音訊息。我與每次一樣緊閉雙眼，屏住呼吸，等待那未知的消息。但這一天終究還是到了。

「父親離開了。」舅舅聲音顫抖地說。短短的一句舅舅的嗓子卻像被氣憋著，只能一字一字地吐出，彷彿下一秒便會淚崩。隨着舅舅吐出的最後一個字，我的世界彷彿被設定為靜音，聽不見聲音也說不出話，我就這樣呆在了那。也許是不願面對吧，我沒有預期的悲痛欲絕只是平靜地安慰着淚不成聲的媽媽。我那最疼愛我的外公離開了我，而我卻沒有反應。我甚至在心中不解地問自己：「我難道沒感情？」。

後來疫情好轉，我跟着父母回去處理外公的後事。媽媽對着慢悠悠走的我說：「你能否快點兒？」，媽媽的這句話與從前我說的話重疊了。彷彿如從前的我在催促現在的我「快點兒」，但這個「快點兒」的催促卻使現在的我因不知如何面對外公的離世而變得「慢點兒」地走在回外公家的路上。路上的我依然顯得平靜而淡然。我心知自己是愛外公的，但那刻的我仍然沒有感受到對於親人離世的那種悲傷心情。在車上我向窗外看去，被風兒吹動的樹葉如同在向我揮手，歡迎我的回來。車子駕駛得很快，但我心中的那個時鐘卻如同這些年的等待般漫長。

到了外公家中，家人都在忙着收拾外公的東西，母親吩咐我只要不添亂就行。無聊的我於是在外公家閒逛，相隔多年又回到這裏，一切是這樣的熟悉又陌生。不知不覺地走到客廳，定睛一看，電視機下那個我小時的玩具箱竟然還保存完善着。我迫不及待地加快腳步走到電視機下如小時候一樣坐在地下，打開玩具箱，那樣熟悉的玩具勾起我的童年回憶。正當我回憶過去時，舅舅從旁邊帶着怪責的口氣卻又寵溺地笑著說：「你那個外公就是不肯把你這佔地方的玩具扔掉。」，這突然感受到的偏愛，令我有種說不出的感覺。動了動幾下玩具，頸椎已感到酸痛，正當我抬頭拉筋時，外公的專屬位置映入眼簾。沙發還是那個沙發，但坐在沙發上的人已無影無蹤。在那一刻，

突然如有支針刺在我心上搬令我身子一震。兒時與外公看卡通片的畫面一幕又一幕地打在我身上，「我的外公去哪兒了？」我在對着外公的專屬位置難過而又疑惑地說。當然我心中已有答案，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外公真的離開了我。看著外公的專屬位置我的視線慢慢地模糊了，隨着我用力眨眼對焦，我的眼淚便如同我深處懷念外公的秘密，不停地從眼角滑落，無法抑制。

我是多麼希望你能慢點兒再慢點兒離開，像從前般陪伴我在那個沙發上再看多一次那十分鐘的卡通片。我又是多麼後悔那為了「快點兒」完成功課導致的「慢點兒」回到外公家，甚至是導致到沒法見到外公的最後一面。「快點兒」就這樣使我後悔。

外公教我的第一課是做事不拖延管理好時間，而最後一課便是將時間用在對的地方，珍惜時間。就這樣我終於學會了那最後一課。

將快點兒用在有價值和對的的地方。人不能同時擁有當下和對當下的感受。世上沒有時光機，時間不會回到過去，只會如同那河流般不停前進，如流水般，默默地從你指甲划過。我們只能站在時間的河邊坦然地接受過去，珍惜現在，努力不再讓自己感到後悔，然後沿着那無止境的河流前進。